

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²⁾。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歸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

色。名二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自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

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

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²⁴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

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煩惱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參請機緣第六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有儒士劉志畧。禮遇甚厚。志畧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僧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

師乃遁於前山。被其縱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於是又有師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

一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等。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

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佛華經已及三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

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編。吾當為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

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妒。詭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眾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眾生知見。即是世見。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犧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惑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 不覺悲泣 言下大悟而告師曰 法達從昔已
來 實未曾轉法華 乃被法華轉 再啓曰 經云諸大聲聞
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 今令凡夫但悟自心
便名佛之知見 自非上根 未免疑謗 又經說三車 羊鹿
之車 與白牛之車 如何區別 願和尚再垂開示 師曰
經意分明 汝自迷背 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 患在度量
也 饒伊盡思共推 轉加懸遠 佛本為凡夫說 不為佛說
此理若不肯信者 從他退席 殊不知坐却白牛車 更於門
外覓三車 況經文明向汝道 惟一佛乘 無有餘乘若二[◎]
若三 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 是法皆為一佛乘
達蒙啓發 踊躍歡喜 以偈讚曰

故汝何不省 三車是假 為昔時故 一乘是實 為今時
故 只教汝去假歸實 歸實之後實亦無名 應知所有珍財
盡屬於汝 由汝受用 更不作父想 亦不作子想 亦無用
想 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
達蒙啓發 踊躍歡喜 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它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 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 達從此領玄旨 亦不
輟誦經。

僧[◎]智通 壽州安豐人 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 而不
會三身四智 禮師求解其義 師曰 三身者 清淨法身
汝之性也 圓滿報身 汝之智也 千百億化身 汝之行也

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 誠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⑩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問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智常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觀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

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知見。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大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警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 心意豁然 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

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

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³⁾·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

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為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舍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眾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令汝舍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踴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

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眾。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謚號弘濟禪師^㉔。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㉕。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益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㉖。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㉗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

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云。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

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形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

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二國見達磨大師。屬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方辯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方辯罔措。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呈似師。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

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南頓北漸第七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乃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汝若聞法。盡心記取。還為吾說。志

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

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

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⑩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

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所聞。乃囑行昌來刺於師。師他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刀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

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編。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

縱覽千編。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乃說偈言。
因守無常心。佛說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以拄杖打三下。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曰。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

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戲論。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憊。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行於世。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聚座下·愍而謂曰·學

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唐朝徵詔第八

神龍二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④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

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

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拜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法門對示第九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惡用即眾生用。

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

空離空。若全著相。即是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

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以此迭相教授。勿失宗旨。

付囑流通第十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④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命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不動神情。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在山。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

知吾去處 · 即不合悲泣 · 法性本無生滅去來 · 汝等盡坐 ·
吾與汝等一偈 · 名曰真假動靜偈 · 汝等誦取此偈 · 與吾意
同 · 依此修行 · 不失宗旨 · 眾僧作禮 · 請師說偈 · 噶曰 ·
一切無有真 · 不以見於真 · 若見於真者 ·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 離假即心真 · 自心不離假 ·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 無情即不動 · 若修不動行 ·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 動上有不動 · 不動是不動 ·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 第一義不動 · 但作如此見 ·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 努力須用意 · 莫於大乘門 ·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 即共論佛義 · 若實不相應 ·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 諍即失道意⁽⁴⁾ · 執逆諍法門 · 自性入生死
時徒眾聞說偈已 · 普皆作禮 · 並體師意 · 各各攝心 ·

依法修行 · 更不敢諍 · 乃知大師不久住世 · 法海上座再拜
問曰 · 和尚入滅之後 · 衣法當付何人 · 師曰 · 吾於大梵寺
說法 · 以至於今 · 抄錄流行 · 目曰法寶壇經 · 汝等守護 ·
遞相傳授 · 度諸羣生 · 但依此說 · 是名正法 · 今為汝等說
法 · 不付其衣 · 蓋為汝等信根淳熟 · 決定無疑 · 堪任大事 ·
然據先祖達磨大師⁽⁵⁾付授偈意 · 衣不合傳 · 噶曰 ·

吾本來茲土 · 傳法救迷情 · 一花開五葉 ·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 · 諸善知識 · 汝等各各淨心 · 聽吾說法 · 汝等
諸人自心是佛 · 更莫狐疑 · 外無一物而能建立 · 皆是本心
生萬種法 · 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 · 心滅種種法滅 · 若欲成
就種智 · 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 · 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 ·
於彼相中不生憎愛 · 亦無取捨 · 不念利益成壞等事 · 安閑

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
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
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
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
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
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賴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
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
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眾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
櫓。大眾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

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
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
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
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
頭上養親・口裡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
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
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
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
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
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
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四優波毘多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八佛馱難提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四龍樹大士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二摩訧羅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第九伏馱蜜多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為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悞。

大師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

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性。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手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淫性本是淨性因 除淫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